

讀范仲淹的《道服贊》

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代書法中，有一幅《道服贊》，是北宋名臣范仲淹(989-1052)唯一傳世的小楷真跡。原幅寬約48厘米，後來裝裱成橫幅長卷，鈐有由宋至民國過百枚鑒賞藏印，並有歷代十多位名人的題跋。作為書法家的黃庭堅稱范仲淹「其小楷筆精而瘦勁，自得古法」，在書法史上自有一定的地位。此長卷輾轉多人之手，乾隆時入內府收藏，清亡後流散民間，幸得大收藏家張伯駒重金收購，1956年又與夫人潘素聯名捐獻故宮博物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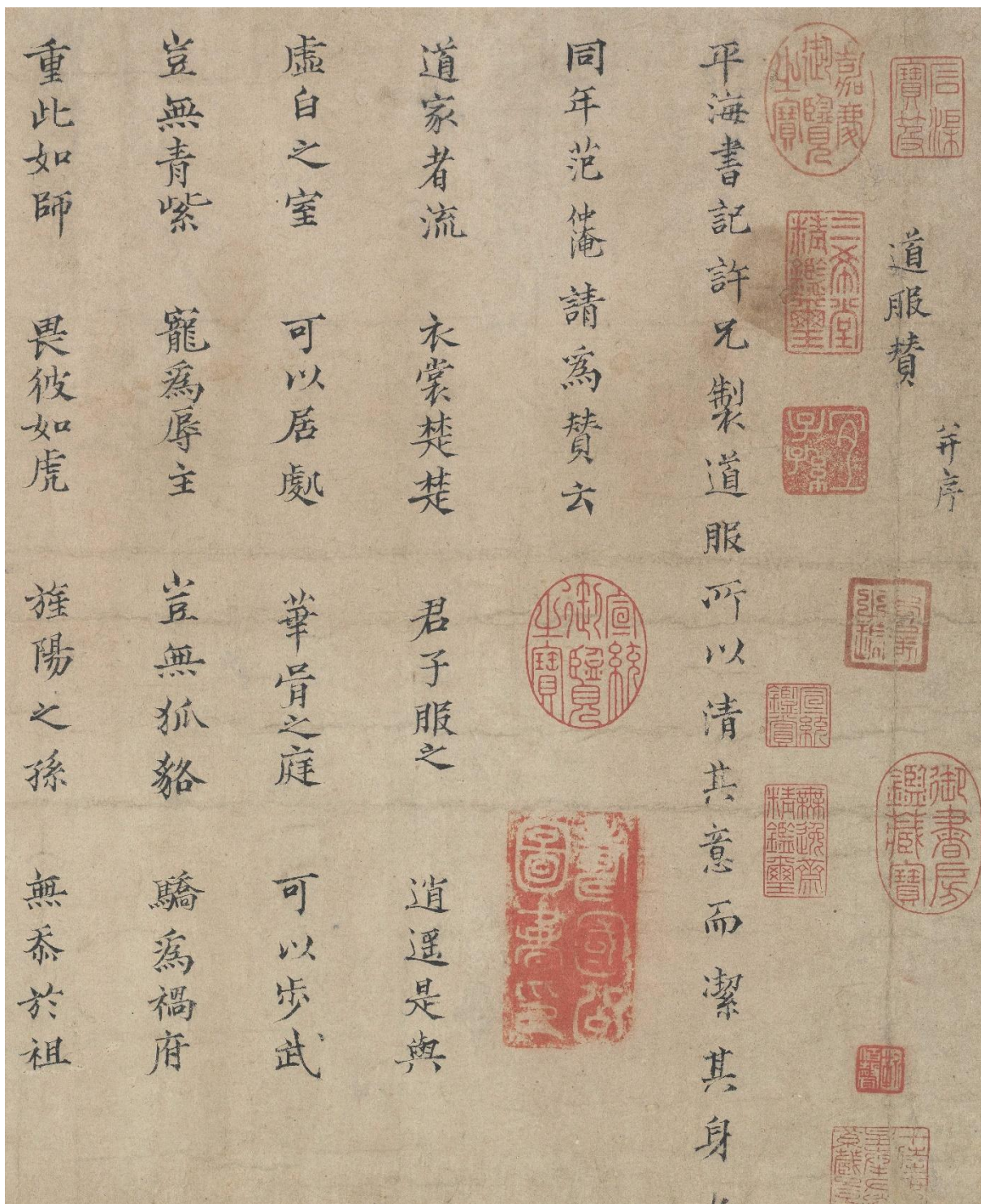
這篇贊是范仲淹應同年進士許瑗為新製道服而寫，序文先稱讚友人「清其意而潔其身」之舉。道士舉行道教儀式時穿著的服裝稱為「法服」，而日常生活所穿的道服當然不會同樣嚴格整齊。自五代以來，文人士大夫以道裝為時尚，至北宋更加風行。宋初文學家王禹偁有《道服》詩，首句「楮冠布褐皂紗巾」，便是木制道冠、粗布衣服和黑色紗巾之類，這與文人希望營造一種淳樸、飄逸的氣質不無關係。當然，相較道士而言，文人的道服可以靈活多樣，互相欣賞和贈送新製道服，是常見的社交活動。就算有官職的士大夫，閒居時也好穿道服。

贊文全文不長：「道家者流，衣裳楚楚。君子服之，逍遙是與。虛白之室，可以居處。華胥之庭，可以步武。豈無青紫，寵為辱主。豈無狐貉，驕為禍府。重此如師，畏彼如虎。旌陽之孫，無忝於祖。」虛白之室、華胥之庭出自《莊子》和《列子》，表述清虛的心境才能達至自然無欲。文中用官服和道服作對比，點出驕寵會招致禍患，暗喻官場凶險，體現道家淡泊名利的立身處世思想。最後，范仲淹勸勉許瑗善自抉擇，不要辱沒祖先。「旌陽」指的是晉代旌陽(今屬四川)縣令許遜，棄官學道後傳播孝道，率民眾疏治水患，得以全家升仙。許遜信仰唐初興起，在宋代仍被朝廷倡導，所謂「旌陽之孫」，當是攀附同姓仙人而已。

《道服贊》書於天禧年間(1017—1021)，范仲淹三十歲左右，贊文言簡而意深，與五十多歲時寫的《岳陽樓記》，可謂一脈相承。讀過《岳陽樓記》，都知此名篇是他應好友滕子京之邀而撰寫。兩人對道教可謂志同道合，有天滕子京將珍藏的道教上清派道籙給范仲淹觀賞，道籙上畫有符篆，是道士用來調動並役使鬼神的。在《滕子京以真籙相示因以贈之》一詩中，范仲淹說「服此上清籙，上清庶可攀。無為塵土中，草草凋朱顏。」服籙或指佩戴道籙以辟邪，也可能是吞服，憑借真籙的神秘功效以避老死之苦。

從范仲淹和另一位名臣韓琦的往來書信中，可見養生之術也是他們的共同話題。如范仲淹認為人是天地之氣所派生，因此要珍惜和保養體內的精氣，認同道經說的「積氣成真」。他深信「咽津之術」可以「節慎補氣」，即用舌頭在口腔內攪動，再將積聚的津液，分成小口幾次咽下，常常作為氣功內丹術的輔助手段。

不知范仲淹是否相信長生不死，但超塵脫俗之心卻是可以肯定。他《靈烏賦》中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的大無畏態度，為人所熟悉，但從其道教情懷，可以窺見范仲淹精神世界的另一個側面，加深理解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境界。



《道服贊》長卷(局部)